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深扎”创作沃土 以文学之笔描绘亮丽北疆

——访长篇报告文学《辽阔大地——一个母亲和她的28个孩子》作者蒋雨含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文/图



蒋雨含采访都贵玛

近日，作家、诗人蒋雨含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辽阔大地——一个母亲和她的28个孩子》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报告文学是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中的一部，描写了“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都贵玛乐于奉献的人生故事以及那些被称为“国家的孩子”的孤儿们在杜尔伯特草原扎根、生长与这片辽阔大地相依而生的生命历程，折射了以都贵玛老人为代表的内蒙古各族人民尊崇自然、珍爱生命、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大爱情怀和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

谈到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助理、呼和浩特市诗词学会主席蒋雨含说，她是

2020年上半年接到内蒙古作家协会指派的创作任务的，之后多次到四子王旗乌兰花镇、脑木更苏木、红格尔苏木等地深入生活，采访了都贵玛及相关的人物，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这部报告文学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怎么贴着人物还原几十年的光阴？怎么才能获得更多往昔的生活细节并留住岁月绵延至今的温度？怎么能在一篇篇大同小异报道的光环之外探求都贵玛老人内心丰富的情感？怎么才能写出以都贵玛老人为代表的草原母亲的和善、包容和坚韧？怎么才能再现那些‘国家的孩子’成长的画面？……”这些问题不停在我的脑海中奔涌、缠绕。”蒋雨含说，“在深入采访的过程

中，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我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是他们牵引着我完成了采访和写作。”

经历大半年时间的采访与创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终于与读者见面，并迅速引起关注。蒋雨含说：“我在寻找一个独特的角度，以一个普通作家的视角去认识草原、认识都贵玛。在英卓书友特别举办的《辽阔大地》读书分享会中，我与读者们面对面交流，从很多读者的读书反馈里，我想我做到了这点。”

“本书正文共九章，分别由9个切入点，分层次地将都贵玛的日常生活及如何付出艰辛勾勒出清晰有序，让我们可以跟着作家的叙事路线，一同进入故事内部，把握隐性艺术情感的特殊性。”集宁师范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敬笃说。目前，通过电视剧、电影、话剧、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反映“都贵玛精神”的作品多达上百部，但以长篇报告文学全景式呈现“都贵玛精神”的作品，蒋雨含的《辽阔大地》是第一作

品，为“都贵玛事迹”平添了几分不一样的色彩。

“《辽阔大地》这本书很多细节的描写画面感十足，让人感动，通过不同人的描述，不同的角度，呈现了都贵玛和这28个孩子的故事。”英卓读书会读者陈素敬说。

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内蒙古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杜梅谈到《辽阔大地——一个母亲和她的28个孩子》时认为，这部报告文学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它是“北疆文化”的文学展现。杜梅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汲取创作灵感，积累创作素材，永远是文艺工作者创作文艺精品的唯一途径，只有深入下去，才能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蒋雨含表示，在未来的创作中，她会继续扎根北疆大地，讲好感人故事，用文学作品生动形象地弘扬北疆文化，讲好北疆故事，传播北疆声音，打响北疆文化品牌，创作高质量文化作品讴歌新时代。



书籍《辽阔大地——一个母亲和她的28个孩子》

文化资讯

赛罕区印记——剪纸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赛罕区是呼和浩特地区民间剪纸艺术的故乡。早在北宋时期，以万部华严经塔为中心的丰州城及现在的赛罕区辖区白塔一带就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地商贾、民间艺人等在这里云集，成为民间剪纸的发源地，随着人口的流动民间剪纸艺术也一代一代地从这里传承下来，传到周边各地。

赛罕区的村落从明清时期开始形成，民间剪纸也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随着人们的迁移从山西等地传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也传到了赛罕区。在传承中，剪纸艺术与本地的游牧生活、草原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相互渗透。赛罕区昭乌达南路街道前巧报社社区的钱秀云就是赛罕区当代民间剪纸传承人的杰出代表，她的作品代表了赛罕剪纸的特色：自然活泼、清晰明快，简约淡雅、细腻饱满，达到一种主题鲜明、热情奔放的艺术境界，不但受到本地专家学者的高度赞扬，还受到国内外剪纸界的关注。

钱秀云9岁就开始学习剪纸了。上初中以后，她从剪“花鸟鱼虫”到剪“龙凤呈祥”“喜鹊登梅”等，难度逐渐增大。后来，村里人专门找上门来让她剪，她的剪纸技艺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从1991年到2010年，钱秀云有近百幅作品获得国内外各种奖项。2006年8月，她被东西方艺术家协会授予“国际二级剪纸艺术家”称号。她本人被吸收为中国国际剪纸协会首批会员之一，也是内蒙古民间艺术家协会首批会员之一。

目前，赛罕区文化馆将她定为民间剪纸传承人，并对她的剪纸作品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在条件成熟时，将为她个人开辟展览室。赛罕区文化馆经常举办剪纸艺术培训班，聘请钱秀云主讲剪纸，希望把这一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后起之秀层出不穷。让这些民间剪纸艺术之花越开越艳，芳香万里。



(上图均为钱秀云剪纸作品)

追寻古城遗迹 探寻青城文脉

——唐代单于都护府及振武节度使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唐朝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以开放、兼容的气度，开创了盛唐的宏大局面。为加强对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及管理，唐朝前期设单于都护府、中后期设振武节度使，治所分别位于托克托县云中古城、和林格尔县盛乐古城。

(一)单于都护府

唐贞观四年(630年)，突厥政权灭亡后，10余万突厥人归附唐朝。唐太宗将其安置在“河南地”，取消突厥可汗称号，改立为都督。在呼和浩特地区设有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统辖范围基本与汉定襄郡、云中郡相当。其后，设燕然都护府，定襄及云中都督府受其管辖。

此后，随着版图逐渐向漠北地区扩展，唐朝将位于内蒙古中部的燕然都护府向北迁移，并更名为瀚海都护府；将原瀚海都护府迁移到云中古城，更名为云中都护府；唐麟德

元年(664年)，云中都护府更名为单于都护府。《资治通鉴》记载了单于都护府更名的原因：“(唐麟德元年)正月，甲子，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单于大都护。初，李靖破突厥，迁三百帐于云中城，阿史德氏为之长。至是，部落渐众，阿史德氏诣阙，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上召见，谓曰‘今之可汗，古之单于也。’故更为单于都护府，而使殷王遥领之。”即唐高宗认为突厥的可汗就是古代的单于，所以改名为单于都护府，其民众保持原有的生计方式，无苛捐赋税，只在战争时提供骑兵部队，配合唐朝军队作战。

这也说明唐朝既尊重了突厥人以可汗统领部落的习俗，也把突厥人纳入了都护府的管辖，因俗而治。此时，单于都护府管辖云中、柔乾、呼延3个都督府、12个州，是唐代北部边疆最重要的行政机构。

(二)振武节度使

及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北部边疆形势变幻，单于都护府几经弃置。至唐玄宗时，边疆地区战事频繁，设置的军镇越来越多，一些临时性军镇逐渐转变为常驻性军镇，管理军镇的节度使制度也逐渐替代了都护府制度。

最初，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今宁夏吴忠市)管辖包括呼和浩特市在内的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安史之乱后，唐乾元元年(758年)振武节度使自朔方节度使析出，其治所位于盛乐古城。这也是第一个治所在内蒙古地区的节度使。振武节度使的设置，加强了唐朝对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

统治。此后，振武节度使历经裁撤、复置，所辖范围逐渐变小，而呼和浩特地区始终在其统辖范围内。

得益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唐朝在处理与突厥、回纥、铁勒、契丹等部族的关系时，尊重各族习惯，也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各民族杂居相处，互相学习。在安定的环境下，北部边疆的生产得到恢复，农业、畜牧业也得到较快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

总之，自唐太宗李世民生始，终唐一世，在开明的民族政策下，各民族对中原的向慕、对大一统政权的认可空前的，也表明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各民族向心力的增强。

兰台翰墨·青城文脉(19)

呼和浩特市档案史志馆 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合办

本版编辑:李慧平 吴琼 美编:晓行



近日，由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北疆华彩群文盛宴“月月邀您看大戏”惠民文艺演出活动在市文化馆群艺剧场落幕。

本次演出为二人台戏曲专场，邀请市二人台艺术研究院的演员们登台为观众献上精彩的节目。本次惠民文艺演出极大地满足了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我市打造前沿文化阵地、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贡献了力量。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